

2007

# 感生神話之帝王之尊

劉嘉欣

盧普樑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chin\\_proj\\_3](http://commons.ln.edu.hk/chin_proj_3)

## Recommended Citation

劉嘉欣、盧普樑 (2007)。感生神話之帝王之尊。輯於《神話與文學論文選輯 2006-2007》(頁12-25)。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chin\\_proj\\_3/9](http://commons.ln.edu.hk/chin_proj_3/9)

## 感生神話之帝王之尊

### 壹、序言

感生神話就是指婦女並未與男子交合，而在接觸或吞食某種外物之後，或者與神靈交合之後，神秘地懷孕產子之神話。本文介紹中國感生神話之餘，更嘗試從文學、史學、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各方面剖析感生神話的出現原因及意義。

### 貳、感生神話的出現原因

中國在古代出現了大量感生神話，而這類型的神話在世界各地亦屢見不鮮，分析感生神話出現的原因，可從信仰、圖騰和社會發展三方面入手。

信仰方面，因為古代的人相信用口上的服食方法和神秘自然現象與生命形成有關，所以出現了服食形式和感天象而生的感生神話。

圖騰方面，在感生神話中大量感動物而生的神話，舉例說，伏羲、黃帝、炎帝都是感龍而生，而契則是感鳥而生，其他民族方面，匈奴女與狼、畚族與盤瓠等都是與動物有關的感生神話。由此可以相信，感動物而生的神話與人類早期對動物的圖騰崇拜有一定的關係。

從社會發展方面看，母系社會的沒落與父權社會的興起也是感生神話出現的原因之一，原因是父權社會希望剝奪女性的生育之功，此論點將於後面的章節詳述。另一種感生神話的出現便是為了創造統治者的異稟形象，這是比較後期的感生神話模式，神話至此亦成爲了政治工具的一部分。

### 參、中國感生神話簡介、分類及其演化進程

中國的感生神話，一般出現在帝王身上，如「五帝」和「三皇」。「五帝」，分別爲伏羲、黃帝、炎帝、白帝和顓頊。至於「三皇」，分別爲堯、舜和禹。歷代帝王所感生的對象，可謂種類繁多。除了動物、植物外，還有天象，可說是「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固有異於常人也。」

「五帝」中的伏羲，是一位感大迹和感龍而生的皇帝。《太平御覽》卷七八

《詩含神霧》中提到：「大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牺。」<sup>1</sup>伏羲的母親華胥於大澤遇大迹，然後把自己的腳踏在腳印上，於是懷孕，故是感大迹而生。

至於有傳伏羲是感龍而生，《拾遺記》卷一中描述：「春皇者，庖牺之別號。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有青虹繞神母，久而方滅，即覺有娠，歷十二年而生庖牺。」<sup>2</sup>

至於黃帝，他是感電而生的一位帝王。《史記正義》說：「黃帝……母曰附寶，之祈野，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皇帝。」<sup>3</sup>又於《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河圖稽命征》曰：「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權星，照耀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生皇帝軒轅於青邱。」黃帝的母親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星」，可見黃帝是感電而生的。<sup>4</sup>

炎帝，則是感龍而生的皇帝。《史記·補三皇本紀》：「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為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為姓。」<sup>5</sup>由於炎帝母女登「感神龍而生炎帝」，故此出現了另一個帝王乃感生而生的神話。

而白帝則是感星、感虹而生的帝王。《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春秋緯元命苞》：「黃帝時，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意感而生白帝朱宣。」星和虹，其實同是天象，故白帝感星和虹而生，實際上也是感天象而生。<sup>6</sup>

「五帝」中的顓頊，亦是感天象的一個帝王，他是感瑤光而生的。《緯史》卷七注引《詩緯含神霧》：「瑤光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生顓頊。」<sup>7</sup>女樞有感於「如蜺」的「瑤光」而孕生顓頊，也就是一位同是感天象而生的帝王。

「三皇」中的堯，他是感龍而生的。《釋史·春秋合成圖》：「堯母慶都，蓋大帝之女，生於斗維之野，常在三河東南。天地大雷電，有血流潤大石之中，生慶都。」又於《釋史·春秋合成圖》曰：「奄然陰雨，赤龍與慶都合婚，有娠，龍消不見。」堯帝母慶都與赤龍合婚，故堯帝是感龍而生。<sup>8</sup>

<sup>1</sup> 楊建軍：〈遠古帝王及三王感生神話考〉，《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2000年)，頁179。

<sup>2</sup> 邢定生：〈淺析中國古代帝王感生神話〉，《玉溪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1期(1999年)，頁88。

<sup>3</sup> 同上。

<sup>4</sup> 楊建軍：〈遠古帝王及三王感生神話考〉，《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2000年)，頁180。

<sup>5</sup> 吳天明：〈中國遠古感生神話研究〉，《江漢論壇》，第11期(2001年)，頁2。

<sup>6</sup> 同上。

<sup>7</sup> 楊建軍：〈遠古帝王及三王感生神話考〉，《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2000年)，頁181。

<sup>8</sup> 同上。

至於舜，他是感星而生的。《尚書緯·帝命驗》：「姚氏縱華感樞。」<sup>9</sup>鄭玄注：「舜母感樞星之精而生舜，重華。」<sup>10</sup>《詩緯·含神霧》：「握登感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sup>11</sup>其實大虹與樞星同類，同是星象，故此，舜是感星而生的帝王。

禹帝，分別感植物、感珠、感月而生的帝王。首先是感植物而生：《論衡·奇怪》：「禹母吞薏苡而生禹。」<sup>12</sup>至於感珠而生：《遁甲開山圖》：「大禹念之，乃化生於石紐山泉，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愛而吞之，有娠，十四月生子。及長，能知泉源，代父鯀理洪水。堯帝知其功，如古大禹知水源，乃賜號禹。」<sup>13</sup>最後感月而生：《遁甲開山圖》：「女狄……得月精如雞子，愛而食之。不覺而吞，遂有身，十四月而生夏禹。」<sup>14</sup>

此外，有關大禹的感卵式神話比較複雜的，分別有「吞薏苡」而生、吞「珠如薏苡」而生、「吞珠」而生和吞「石子如珠」而生，薏苡是一種植物，果實外形如卵，所謂吞薏苡而生，就是男女交媾之意。故「珠如薏苡」，也等同卵，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徵，由此可知，大禹的感生方式是感卵而生的。

除了「五帝」和「三皇」外，后稷是感大迹而生的帝王。《史記·周本紀》：「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說，欲踐之，戰之而身動，如孕者。居野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sup>15</sup>后稷母姜嫄，因出野時看見一巨人迹而覺得奇怪，故踐踏而有孕，生后稷。由此可知，后稷與伏羲一樣同樣是感大迹而生的

至於契則是感卵而生的。《詩經·商頌·玄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sup>16</sup>又於《詩經·商頌·玄鳥》云：「殷契，母曰簡狄，……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sup>17</sup>玄鳥，其實等同燕子，屈原又謂玄鳥等於鳳凰，鳥，其實是男根的象徵，由於中國先民對太陽的崇拜，實際上是一種男根、男性、男性祖先的象徵。所謂簡狄吞玄鳥卵而孕生殷契，實際上亦是殷族子孫在追述他們的

<sup>9</sup> 同上。

<sup>10</sup> 同上。

<sup>11</sup> 同上。

<sup>12</sup> 同上。

<sup>13</sup> 邢定生：〈淺析中國古代帝王感生神話〉，《玉溪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1期(1999年)，頁88。

<sup>14</sup> 同上。

<sup>15</sup> 吳天明：〈中國遠古感生神話研究〉，《江漢論壇》，第11期(2001年)，頁2。

<sup>16</sup> 同上。

<sup>17</sup> 同上。

男性始祖的來源。

中國的感生神話，一般可分為四類：感動物而生、感植物而生、感天象而生和感大迹而生。

感動物而生方面，鳥是其中一種帝王感生的動物。如契：《詩經·商頌·玄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至於感龍而生，例如伏羲於《拾遺記》卷一提到：「春皇者，庖牺之別號。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有青紅繞神母，久而方滅，即覺有娠，歷十二年而生庖牺。」此外，炎帝亦是感龍而生。《史記·補三皇本紀》：「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為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為姓。」至於帝堯，《詩緯·含神霧》：「慶都與赤龍合婚，生赤帝伊祁堯也。」又於《竹書紀年》沈約注：：「亦受天佑。眉八彩，須發長七尺二寸，面銳上豐下，足履翼宿。既而陰風四合，赤龍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其狀如圖。」

有些帝王是感植物而生的，如禹是感薏苡而生的。《論衡·奇怪》：「禹母吞薏苡而生禹。」薏乃植物的一種，禹母吞薏，故生大禹，可見禹是感植物而生的。

有些帝王是天象而生的。如黃帝是感電而生的。《史記正義》：「黃帝……母曰附寶，之祈野，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皇帝。」《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河圖稽命征》：「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權星，照耀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生皇帝軒轅於青邱。」由此可見，黃帝是因其母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星」而生黃帝的。

至於白帝則是感星、虹而生。《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春秋緯元命苞》：「黃帝時，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意感而生白帝朱宣。」星、虹同樣是天象。

顓頊是感瑤光而生的帝王。《緯史》卷七注引《詩緯含神霧》：「瑤光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生顓頊。」

至於舜亦是感星而生的。《尚書緯·帝命驗》：「姚氏縱華感樞。」鄭玄注：「舜母感樞星之精而生舜，重華。」《詩緯·含神霧》：「握登感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

禹是感月而生的。《遁甲開山圖》：「女狄……得月精如雞，愛而食之。不覺而吞，遂有身，十四月而生夏禹。」

還有一種則是感大迹而生的。如后稷和伏羲同樣是感大迹而生的。伏羲是一位感大迹的帝王。《太平御覽》卷七八《詩含神霧》中提到：「大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羲。」伏羲的母親華胥於大澤遇大迹，然後把自己的腳踏在腳印上，於是懷孕，故是感大迹而生。

至於后稷的感生神話亦曾出現於《史記·周本紀》：「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嘗元紀。姜原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說，欲踐之，戰之而身動，如孕者。居野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

由此可見，感生神話中充分顯示出帝王的出生都是異於常人的。

由於感生神話在不同的時候表現了不同的社會狀況和其功用，所以重新整理神話有助於理解其意義，並以功利主義審視其演變。

上古之時，感生神話之說是基於相信用口上的服食方法而出現懷孕的信仰。因古時野蠻人受傷受病，從口裡服藥便可以痊癒，他們亦同樣相信從口中的服食可以得到懷孕的結果。

社會有所進步之後，開始出現了利用天象或者自然現象的感生模式，表現了對統治者的象徵性的出現。這些神話將統治者與神秘的天象放在一起，彰顯其高高在上的地位和權力。

到了漢代時出現《緯書》中編造的感生神話，那已經看到了五德遞王說的出現，而且將龍作為神秘的高貴的帝王的象徵形象已經非常成熟，影響中國以後的帝王都以龍為象徵。

到了漢之後，由於人們已經對生理和懷孕等現象有所了解，而且確立了一個非常穩固的倫理制度，一般人已經不可接受帝王有母無父的傳統神話模式，而帝王亦再不可是異物所生，便出現了感生神話的第一型修正以配合社會倫理的要求。<sup>18</sup>這種修正型神話直接將帝王神化，認為帝王本身是龍的化身，如《隋書·高祖本紀》記：「皇妣嘗抱高祖，忽見頭上角出，遍體鱗起。」

---

<sup>18</sup> 鄭振鐸：《鄭振鐸全集》，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頁138。

除此以外，又有感生神話的第二型修正，以瑞徵表示帝王異於常人。<sup>19</sup>這類神話亦沿用了龍的形象和象徵，即帝王出生時必有神龍出現以示瑞徵。如《舊唐書·本紀第二·太宗上》記：「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於武功之別館。時有二龍戲於館門之外，三日而去。」

從以上對感生神話的演變可以看到，感生神話已經由解釋人類的無知和神秘的生理知識而演變成一種政治工具，以增加帝王的權威和統治的合法性。

#### 肆、中國感生神話的特徵及其象徵性

如果將感生神話的資料歸類，可以發現感生神話的特徵主要有八方面。

首先，上古五帝都是感神秘天象或外物而生的。伏羲、炎帝感龍而生，而龍是上天的象徵，黃帝則感電而生，白帝感星、感虹而生，顓頊感瑤光而生，這與君權天授的觀念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第二，各族的始祖都是感天而生。因為龍、巨人、鳥屬於天神的象徵，電、星、日、月、虹、瑤光屬於天象，而鳥卵、神珠是神鳥的象徵。這同樣表現著第一類特徵所表現的君權天授觀念。

第三是感生神話出生的全都是男性，而這名男性成爲一族之祖或者統治者。這是在父權社會中大力提倡男尊思想的產物之一。

第四是讓女性懷孕的都是男性和男根的象徵。據《山海經》的記述，雷神的形象與龍相似，<sup>20</sup>而龍、蛇的形狀象男根之形。此外，感生媒介之一的鳥卵亦象睪丸之形。至於「大迹」之說，「大迹」的的腳和足一直是男根的象徵，而且中國自古稱太陽爲三足金鳥，第三隻腳就是性器。

第五種特徵，雖然不論神與人的產生都屬於感生神話，但中國的感生神話中出生的都是統治者、聖人。以統治者爲例則有三皇五帝，而統治者始祖則有后稷、契，至於及後所說的修正型神話下的統治者有劉邦、趙匡胤，聖人和英雄則是孔子、岳飛。

第六種特徵是這些神話都表現著帝王受命於天的「君權天授」觀念，這在第一和第二類特徵中得到充分的體現。

---

<sup>19</sup> 同上，頁 139。

<sup>20</sup> 佚名：《山海經》，台北：金楓出版社，頁 179。

第七種特徵就是《緯書》中的帝王感生神話與五行相生為序的五德遞王說有密不可分之關係。<sup>21</sup>以《緯書》所序伏羲木德、炎帝火德、黃帝土德、白帝金德、顓頊水德，之後再一次循環，帝嚳木德、堯火德、舜土德、夏金德、殷水德、周木德。可以看到，炎帝和堯同為火德，同是感龍而生；黃帝和舜同為土德，同是感北斗之星而生。由此可見當時如何利用五行學說配合「君權天授」觀念，成為統治工具之一。

第八種特徵就是《緯書》中的帝王感生神話都與「精氣」的概念有關。<sup>22</sup>據《春秋緯》：「孔子曰：『蒼神用事，精感姜原。』」、《論語讖》：「叔梁紇與征在禱尼丘山，感黑龍之精而生仲尼。」和鄭玄注《尚書緯》：「舜母感樞星之精而生舜。」，可以看到中國認為精氣可生萬物的觀念。

從神話感生媒介中可以看到它們都有共通的象徵性，這象徵性亦有助於研究人類早期父權社會的狀況。

首先是龍和蛇，前文曾引述《史記·補三皇本紀》證明炎帝乃感龍而生，而龍、蛇的形狀如男根，中國上古圖騰多是龍、蛇，加上當時的男根崇拜思想，很大可能是以此為崇拜對象。

第二是雷神，前文曾引述《太平御覽》卷七八《詩含神霧》證明伏羲乃感雷神而生，據《山海經·海內東經》言：「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其狀如龍，亦屬於龍和蛇的象徵。

其三是鳥卵。前文曾引述《詩經·商頌·玄鳥》、《詩經·商頌·玄鳥》說明契乃感卵而生，而鳥卵象睪丸之形，亦配合早期男根崇拜理論。

其四為鳥和三足金鳥。據《宋史》記：「太宗賢妃李氏，夢日輪逼己，以裙承之，光耀遍體，驚而寤，遂生真宗。」太陽在中國古時稱作三足金鳥，第三足即男根。

由此可見，中國感生媒介都與男根崇拜有關，充分顯示出當時的父權文化。

## 伍、感生神話與文學和歷史的關係

從契與后稷的故事看到，原始的感生神話出現於《詩經》、《論衡》，主要目的是將感生神話視為現實，並作出敘述和紀錄，後來才被納入文學觀念。不過後

<sup>21</sup> 楊建軍：〈遠古帝王及三王感生神話考〉，《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02期，頁183。

<sup>22</sup> 同上，頁185。



期有了文學藝術觀念，便開始以上古感生神話為藝術題材，如《封神演義》等的神魔小說便利用了大量有關的神話。

而且，其他小說亦利用後期經修正的感生神話作題材。這一類的小說利用的神話元素已經十分成熟，並能利用一些已有的修正型感生神話模式重新創作一些感生神話以配合小說創作，如《宋朝開國演義》中趙匡胤出生瑞徵，錢彩的《說岳全傳》中岳飛是大鵬所化。感生神話至此已經不是解決未知生理現象的神話或者增強統治色彩的工具，而成爲了文學藝術的一部分了。

對於神話與歷史的關係，一直有一種複雜難分的情況。神話乃出於原始的人類社會，故與歷史一直令人容易產生混淆。故此，神話與歷史的關係共分開了「神話的歷史化」、「神話化的歷史」及「歷史的神話化」三種形態。<sup>23</sup>

首先，所謂「神話的歷史化」，意謂本是一個神話，當神話經過歷史化的過程後，變成一個歷史，從而達至諷刺目的。

例如黃帝，《封禪書》曰：「黃重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利用黃帝以血緣傳承爲紐帶，帶有國家同構性質的中華民族的龐大族譜，使黃帝成爲時人心目中整個人類的共祖，有強烈的認同感。加插這段精彩而又具諷刺意味的描寫，其實希望藉此對皇帝們痴迷於求仙而被方士愚弄的歷史現象作出強烈的批判。

其次，所謂「神話化的歷史」，意謂本是一件史事，經過神話化的過程後，變成一個神話，目的是爲了神化帝王，表示帝王出生與常人不同。歷史會運用圖騰感生來神化帝王。例如簡狄、姜嫄、女修三者皆爲契、后稷、大業的母親，三人因受外物感應而生出帝王，如簡狄乃感大迹而生、姜嫄感卵而生后稷，至於《史記·秦本紀》中亦提到：「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於此記錄了女修因感卵而生大業。

再者，有關「歷史的神話化」的形態，意謂本身是一件史事，經過神話化的過程，結果仍是一段歷史。這樣做的目的，是爲了達到政治目的和作出批判。如《帝王世紀》：「漢昭靈後含始游洛池，有寶雞銜赤珠而炫日，後吞之，生高祖。」<sup>24</sup>利用神話化的過程，使劉邦的出生與人不同，從而達到批判的目的：《高祖本紀》：「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故漢興，承

<sup>23</sup> 張筠：〈從《史記》對始祖神話材料的處理看司馬遷的歷史觀〉，《中華文化論壇》，第1期(2003年)，頁80。

<sup>24</sup> 張筠：〈從《史記》對始祖神話材料的處理看司馬遷的歷史觀〉，《中華文化論壇》，第1期(2003年)，頁83。

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sup>25</sup>

## 陸、神話比較及其與人類早期社會和圖騰的關係

感生神話不只在中國出現，其實上，很多個地方甚至整個世界都有感生神話的出現，故此，以下我們以不同地方的感生神話作比較。

第一種是感光而生，在中國，帝王之一的顓頊是感光而生的。《緯史》卷七注引《詩緯含神霧》：「瑤光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生顓頊。」

在希臘的感生神話中，也有感光而生的神話。如波修士（Perseus）的神話屬於感光而生的神話。國王亞克里修士相信預言者說狄娜生出來的兒子（Perseus）會殺死他，於是國王設法囚狄娜於塔，這就可以使狄娜無法令兒子出生。有一天，天帝裘彼得化了一陣金光到塔中來和她見面，於是狄娜便懷了孕，生了波修士。此時亞克里大恐，於是便把波修士和狄娜鎖於箱子內，並拋進海中，但母子卻得救。隨着波修士長大後，果然無意中殺死了自己的父親。<sup>26</sup>

兩個同樣是感光而生的神話，但中國、希臘感生神話是有所不同的。中國的感生神話中所感的光沒有神的概念，純粹一種天象；至於希臘，那道光則是由神轉化而成的，故有神的概念，這顯然是兩個地方的神話的不同之處。

第二種是感植物而生，在中國的感生神話中，有感植物而生的神話。如禹母因吞薏苡而生禹的神話便是其中一例。《論衡·奇怪》：「禹母吞薏苡而生禹。」至於印度，同樣有因吞果實而生子的事蹟。如Somadeva，Indivarasena和他的兄弟感仙果而生的。又如《故事海》中，英雄Vikramaditya的出生，是因為他的母親在夢中見到Siva，Siva給她一個果子，她吞下去後，便生了Vikramaditya。<sup>27</sup>

中國、印度感植物而生的神話不同之處，在於，中國神話中，沒有神的意旨，相反，印度神話是按照神的意旨感物而懷孕。

第三種是感神而生。在中國的感生神話中，其中一類是感神而生的神話。例如契是感鳥神而生的。《詩經·商頌·玄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因契之母簡狄吞玄鳥卵而孕生殷契，故此以鳥作為男根的象徵，從而顯出契出生與常人之不同。

---

<sup>25</sup> 同上。

<sup>26</sup> 鄭振鐸：《鄭振鐸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頁140。

<sup>27</sup> 同上。

此外，在中國的神話中，也有感龍神而生的。如伏羲於《拾遺記》卷一提到：「神母遊其上，有青紅繞神母，久而方滅，即覺有娠，歷十二年而生庖牺。」由此可知，伏羲是感龍而生的一個帝王。又如炎帝於《史記·補三皇本紀》和堯於《詩緯·含神霧》、《竹書紀年》沈約注中記載有關兩個帝王亦是感龍而生的。可見，中國以感神而生為題材的神話十分豐富。

至於希伯萊神話方面，《聖經》中的《新約·馬太福音·第一章》提到：「他們沒有結婚，瑪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不料有主的一個使者在夢中向他顯現，說：大衛的子孫約瑟，不要怕，只管娶過你的妻子瑪利亞來。因為她要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她將要生一個兒子。你叫給他起名叫耶穌。」由此可知，中國與希伯萊神話一樣，同樣擁有感神而生的神話。<sup>28</sup>

但是，中國與希伯萊感生神話之分別在於，中國對於神（如龍神，鳥神）的形象，都有具體形象、動作，會在文中仔細刻畫其形象和神能。相反，希伯萊神話神沒有具體形象，例如只化作一道金光，這些都顯示出不同地方的神話之分別。

在分析感生神話時，可以看到感生神話是父權社會下的產物，並深刻地表現了父權社會對母系社會文化的遏抑和自身性別地位的提高。

首先，從口服感生神話可以看到，上古的人認為口中的服食可以得到懷孕的結果，為當時的人類對生理的無知提供了「合理」解釋，也可以看到早期人類社會如何以神話解釋自己未知之事。<sup>29</sup>

而感生神話最重要的就是它突出表現了父權社會的制度和精神。由於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夏，已經是父系制度的社會，所以一直流傳的都是父權社會的神話，而這些神話中，上帝與天神的形象都是男性的象徵，明確地彰顯著男性生育之功。

男性對女性擁有生育能力一直持有敬畏之心，又不甘以男尊的身份接受由女性所生的事實，亦不滿一個民族的創始之功歸於女性，便千方百計篡奪女性生育之功。於是，父權社會將男權意識滲入神話，形成神話感生模式。

在這些感生神話中，女都是性受男性或男神的推動而生育，形成了女性為了男性而生育，而出生的男性即成為始祖或統治者。由此而推論出，男神之力使男性始祖降生。結果便形成了男性始祖造福人間而女性成為生育工具的思想。而且，感生物作為男性象徵，代表男性擁有控制了婦女生育的權力，並藉此以維持

---

<sup>28</sup> 同上。

<sup>29</sup> 同上，頁 135。

父權社會的穩定。

由此更進一步探討感生神話表現出父權制下的母性與女性概念，可以看到社會一直褒揚母性因為母親生育了始祖或統治者，但又將處女的價值等同於道德上的崇高、貞潔、神聖。然而，男性這種想像的產物只能寄於神話之中，因為女性不可能又是處女又是母親，所以處女母親的不可能形象便在神話中出現，以滿足男性的心理需求。<sup>30</sup>

至於「圖騰」，孫作雲認為：「原始人不知道生育子女是由於男女交合而來，他們只是推測他們的女老祖宗，因為某一種機會，受了某一種動物或什麼東西的感應，因此便生下了子女。這種感應她的東西，就叫『圖騰』。」<sup>31</sup>

圖騰制度本身是沒有一個或一組的特色、特徵作為圖騰之基本。<sup>32</sup>當人類把氏族「起源意識」和「保護神意識」寄托在某些生殖象徵物身上並對其加以神聖化的時候，就產生出圖騰崇拜，藉此團結氏族間的關係。<sup>33</sup>

此外，圖騰是基於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這反映出當時是一個野合的雜交時代或血族群婚的母系社會。<sup>34</sup>由於當時的人們不知道「男女媾精，萬物化生」的原理，故此，他們以為生育是因某種異物如動物、植物和天象的意志與力量與女性發生神秘接觸時，便會感生而受孕。

正因如此，這亦反映出在母系社會下，科學水平低下的結果。由於上古先民對妊娠因果關係的不理解的關係，先民覺得受孕原因是因女性與曾吃過或接觸過的東西有關，於是懷孕，從而感物而生。如《史記·周本紀》記載后稷感大迹而生、《論衡·奇怪》記載禹感植物而生和《史記·殷本紀》中記載契動物而生同是因為母系社會下科學水平低下的結果。

除此以外，有關帝王的感生神話，其實證明了帝王與常人的出生不同，故帝王乃天子。

他們會利用五行學說中的「天命所屬，曆數所在」來判斷天子的出現非偶然。如伏羲是感大迹而生，而伏羲屬木德，故又感木德天帝（蒼帝靈威仰）而生。而《詩經·生民》中提出周人始祖后稷的出生，是因為姜嫄踐了帝武（上帝的腳印）之後懷了后稷之孕。又如帝武又作大人迹。故伏羲亦是感大迹而生，是效法后稷

<sup>30</sup> 姜韞霞：〈從性別角度看始祖誕生的感生神話〉，《江淮論壇》，2004年04期，頁130。

<sup>31</sup> 李娟：〈中國古代感生神話非圖騰崇拜說初論〉，《唐都學刊》，第4期(2002年)，頁26。

<sup>32</sup> 同上。

<sup>33</sup> 王以憲：〈中國原姓與感生神話〉，《中國文化研究》，第4期(2005年)，頁133。

<sup>34</sup> 王泉根：〈論圖騰感生與古姓起源〉，《民間文學論壇》，第4期(1996年)，頁20

的感生神話而在《緯書》中重新編造。

其實，帝王的出生非偶然，是出於一種政治作用、鞏固王權的行為。這正是對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現實服務為目的，從而宣揚天命論、君權天授論。最終證明帝王是受天命的天子，可見這種思想適應當時學術潮流，宣揚天命思想。

## 柒、研究所得——中國感生神話與巫術的關係

根據神話學中的劍橋學派所言，神話與儀式有密不可分之關係。<sup>35</sup>而儀式又可以說是巫術的一部分。在研究后稷神話時，對於《爾雅·釋訓》：「履帝武敏。」一言，《釋文》注云：「古者姜嫄履天帝之跡於畎畝之中而生后稷。」，聞一多則已從巫術與儀式方面認為這其實是儀式的一種表現：「余所疑履跡為祭禮中一種象徵的舞蹈，其所象者殆亦即耕種之事矣。古耕以足踏耜，其更早無耜時，當直以足踐土，所謂畷是也。」<sup>36</sup>他又認為這種舞蹈是以農耕的動作為藍本，以象徵生育：「履帝跡於畎畝中，蓋即象徵畷田之舞，帝導于前，姜嫄從後，相與踐踏於畎畝之中，以象耕田也。」<sup>37</sup>但他並沒有找到支持這種論點的有力證據，以證他的假設。

如今，宋兆麟在整理大量中國巫術時，曾記錄中國有一種求愛巫術，屬於符篆一類，名字是「叫自來符」、「女人自來符」。<sup>38</sup>施符時，要先將女人的腳印找到，「隨女人腳踏女人腳迹三步即返，取腳迹，不論土石一塊，咒吐哈三次。」<sup>39</sup>

就此可以利用劍橋學派的神話與儀式關係論，以聞一多的論點和假設，配合流傳至今的巫術儀式，可見踏他人腳印與求愛有一定關係，亦成為將「履帝武敏」解釋為一種舞蹈的有力證據。

## 捌、結論

對於以上對於感生神話的分析，總括而言，中國感生神話題材非常豐富。一般感生神話的分類，都以從動物、植物到天象，可見神話的題材十分豐富的。除此以外，中國的感生神話，亦有助了解早期社會情況，由於在上古時代，人類對於科學的知識水平是有限的，正因如此，所以這反映出人們對於妊娠的因果關係有所不同，從而產生出各類的感生神話。最重要的，一直是表現帝王尊貴地位的產物，表現出感生神話於後期已成為政治工具。

<sup>35</sup> 蕭兵：《神話學引論》，台北：文津出版社，2001，頁 222。

<sup>36</sup> 聞一多：《聞一多全集》，台北市：里仁書局，1993，頁 74。

<sup>37</sup> 同上。

<sup>38</sup> 宋兆麟：《生育神與性巫術研究》，北京：文物，1990，頁 121。

<sup>39</sup> 同上。

## 參考書目

- 佚名：《山海經》，台北：金楓出版社
- 袁珂：《中國古代神話》，北京：中華書局，1960
- 佛洛伊德著，楊庸一譯：《圖騰與禁忌》，台北：志文出版社，1975
- 鄭振鐸：《鄭振鐸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袁珂、周明編：《中國神話資料萃編》，四川：四川省社會科學院，1985
- 袁珂主編：《中國神話》，北京：中國民間文藝，1987
- 王孝廉：《中國的神話世界：各民族の創世神話及信仰》，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7
- 御手洗勝等著，王孝廉主編：《神與神話》，台北：聯經出版社，1988
- 岑家梧：《圖騰藝術史：始祖の誕生與圖騰》，上海：上海文藝，1988
- 宋兆麟：《生育神與性巫術研究》，北京：文物，1990
- 趙國華：《生殖崇拜文化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 何星亮：《圖騰文化與人類諸文化的起源》，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1
- 李福清等著，馬昌儀編：《中國神話故事論集》，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
- 劉城淮：《中國上古神話通論》，昆明市：雲南人民出版社，1992
- 袁珂：《中國神話通論》，成都：巴蜀書社，1993
- 聞一多：《聞一多全集》，台北市：里仁書局，1993
- 馬昌儀編：《中國神話學文論選萃》，北京：中國廣播電視，1994
- 袁珂：《中國古代神話傳奇》，重慶：重慶出版社，1997
- 陳建憲：《神話解讀：母題分析方法探索》，武漢：湖北教育，1997
- 鄭振鐸：《鄭振鐸全集》，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
- 宋兆麟：《中國生育信仰》，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
- 赫西俄德著，H.G.Evelyn-White 英譯，張竹明、蔣平轉譯：《工作與時日、神譜》，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9
- 蕭兵：《神話學引論》，台北：文津出版社，2001
- 王德保：《神話的意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 Hesiod. "Theogony, Works and Days", Translation by M.L.West. N.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參考論文

- 王根泉：〈論圖騰感生與古姓起源〉，《民間文學論壇》，1996年04期
- 閻麗杰：〈論上古神話的現實性〉，《沈陽師範學院學報》，1999年01期
- 邢定生：〈淺析中國古代帝王感生神話〉，《玉溪師範學院學報》，1999年01期
- 楊建軍：〈遠古帝王及三王感生神話考〉，《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02期
- 張淑一：〈古姓來源于圖騰辨證〉，《貴州民族研究》，2001年03期
- 黎敏：〈鄭振鐸對民間文學諸體裁的研究〉，《東南大學學報》，2001年04期

- 吳天明：〈中國遠古感生神話研究〉，《江漢論壇》，2001年11期
- 李娟：〈中國古代感生神話非圖騰崇拜說初論〉，《唐都學刊》，2002年04期
- 張筠：〈從《史記》對始祖神話材料的處理看司馬遷的歷史觀〉，《中華文化論壇》，2003年01期
- 吳童：〈中國與希臘創世神話比較〉，《內江師範學院學報》，2004年01期
- 姜韞霞：〈從性別角度看始祖誕生的感生神話〉，《江淮論壇》，2004年04期
- 王以憲：〈中國原姓與感生神話〉，《中國文化研究》，2005年04期
- 胡祥琴：〈苻堅感生神話探源〉，《貴州民族研究》，2006年01期
- 胡祥琴：〈劉淵感生神話的歷史形成〉，《民族研究》，2006年01期
- 李娟：〈后稷圖騰感生說質疑〉，《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06年02期